

群众出版社

司徒川系列侦探小说集

灵魂一盒

汤保华 著



目

录

“灵魂”盒	(1)
全日食	(141)
绝望的金字塔	(259)

“灵魂”盒

第一章 诗的巧合

太阳落山之后，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天上的云。这个时候，树林失去了光泽，湖面的粼粼波光不再闪烁，甚至连天空都已经灰暗，这时候的云呢，却显得色彩艳丽，就像一位女郎，穿着珠光熠熠的晚礼服，忽然走进了光线幽微的舞会大厅。

她从树林里走出来了。白色的开领衫，黑色的短裙，色彩并不艳丽，甚至素得过分。她很年轻，确有几分漂亮，可是，可是，她脸色苍白，眼神惊惶。她急急匆匆走上砂石马路，一直微微颤抖的双唇这才放松地合拢了。她瞧瞧手表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慢慢坐在路边的石头上。过了一会儿，仅仅过了一会儿，她就忽然惊跳起来——身后的树丛里，最后的天光映亮了一把刀……

这个时候，司徒川正在小小的客厅里看书，确切地说，是在看爱情诗。好家伙！爱情！而且诗！要是杜鹏和小龚小李在旁边，不嘻嘻哈哈笑破肚皮才怪呢！别说刑警队人，就是全局都知道，他最看不上眼的就是侦探小说和爱情诗。一

句话，他对于人类的几乎所有文化知识一贯谦卑，唯独攻击起侦探小说和爱情诗来简直蛮横无礼。

“神得都没边儿了！”他撇撇嘴，“看了它，破案率只会下降！”

“司徒，”杜鹏打趣，“有些国家的司法官员建议把侦探小说当参考书呢！”

“你去参考你的！”司徒川翻了一下眼皮。

“好好好！”杜鹏忍住笑。“那么，爱情诗又碍你什么事？”

“更糟糕！不痛找痛！”司徒川又翻了一下眼皮。

“队长队长，”小龚叫出了声，“这是爱情呀，天底下最神圣的东西！”

“你懂个啥，一次恋爱都没谈过！”司徒川立刻回击。

“那么你和程瑛嫂子呢！”小李参战了，“难道没有爱情？难道不神圣？你说，你说，别想磨过去！”

“爱情归爱情，诗是诗。我和她可不是读爱情诗读成的！”司徒川忽然挤挤眼：“老实告诉你们，我从没对她说过1个爱字。”

“她呢？她呢？”小李紧追不放。

“她？”司徒川有点尴尬，“她只说过两次，唔，最多3次。反正，我不读，要读你们去读！我的妹妹呀，我的心肝啊，没有你，我怎么活得下去呀！母哩母气！”

杜鹏和小龚小李当时简直笑岔了气。

可是这会儿，你瞧他，正在看“母哩母气”的东西！《歌德爱情诗选》，看得还津津有味！

我们从何而生？

从爱情。

我们因何失意？

没爱情。

靠什么解除困厄？

靠爱情。

怎样才能获得爱情？

用爱情。

什么不让人长久哭泣？

是爱情。

你我怎能心连心？

凭爱情。

其实，司徒川还是原本那个司徒川，他只不过是随手打开了这本书，他在等饭吃呢。书是程瑛从学校带回家看的，正好就摆在茶几上。

“唔，写得是花梢，”他肚子里说，“不过比不上炒腰花，绝对比不上！”

厨房里，炒腰花的香味不可阻挡地飘了过来，他把诗集摆回了原处。什么鬼书！靠边稍息！昨天，“红色庄园”一案的侦查终结报告交了上去，今天总算可以放放松松吃上一餐饭了。一盘炒腰花加上瓶啤酒，这才是消除疲劳的灵丹妙药呢！结婚这么多年，一次又一次，程瑛早已练出了一手炒腰花的技术，别的菜老是没有长进。

“我的要求不高，”每次司徒川都喜孜孜地说，“就要一盘炒腰花。”

“炒腰花炒腰花！”程瑛又好笑又好气，“没有炒腰花我看你怎么破案！”

“呃呃，别把饭菜和犯罪混为一谈。”司徒川挤挤眼。

好了，炒腰花就要端上来了！司徒川悄悄地把皮带松了两扣。

里屋，玲玲的读书声时高时低，她一直在里面复习语文。这会儿她朗诵起诗来了，嘿，有腔有韵，听起来简直就像唱歌！

哪里需要我们，

就在那里住下。

一座座帐篷，

就是我们的家。

探索大地的奥秘，

要把宝藏开发。

架长桥，修铁路，

盖起了高楼大厦。

任凭风吹雨打，

我们爱自己的家，

我们打破了荒凉和贫瘠，

留下了热情和繁华。

哪里需要我们，

就在那里住下。

一座座帐篷……

忽然，司徒川觉得，玲玲不是在坐着读，他踮起脚走过去，把屋门轻轻推开一条缝。哈！瞧啊！玲玲正对着穿衣镜表演呢！高高地扬起胳膊，手里还舞着一条红纱巾！

司徒川把门一下子推开，哈哈大笑。

“爸爸！”玲玲的小脸蛋飞红了，“你真坏！你真坏！”

就在这时，窗外响起了汽车急刹声。司徒川一听就知

道，那是“蓝鸟”。

“司徒！”杜鹏从车窗里探出脑袋，“快！快！刘铮在等我们！”

刘铮？缉毒队队长刘铮？司徒川一下子回不过神来。

炒腰花又没吃成！

司徒川细细打量着这张脸，这张煞白如纸双目紧合的脸。这位女郎在生前肯定是“摩登”型的，她手指上竟然一共有4枚戒指。当然，此刻她一点也不摩登——脸上的脂粉由于附着的是冷冰冰的皮肤，看上去就如同雪上加了霜；还有这种朝上冲的时髦发型，头发虽然被泥土弄得稀脏，发型膏却仍有作用，头发还是凝得紧紧的跟柏油一样。

“戒指耳环都还在，”司徒川冷冷地开了口，“害命者不想谋财？”

“也许是来不及。”杜鹏说。

“对，只能是‘也许’，所以我用的是问号。”司徒川微微一笑。“目前能肯定的只有一点，这位摩登女郎是个身陷毒海的人。”

吸毒者！尸检确定，这位女郎至少已有一年的吸毒史，就在昨天还注射过一次海洛因！

吸毒者，同时又是被害者，既是一桩毒案，又是一桩凶杀案！难怪刘铮要急急匆匆把他俩叫来。

“外面去说。”司徒川盖上了白罩单。

他迈开长腿走出解剖室，不单出了门，而且朝小花园大步走，一副离死尸越远越好的模样。其实，他是猛然想起了炒腰花。咳！这节骨眼上冒出炒腰花来，他肚子里叨咕，冒

得真不是个时候！

一直走到花园的边上，司徒川才停住脚，并且仰起脸朝着夜空作了几次深呼吸。

“我最受不了来苏的气味！”他坐在石凳上，掏出香烟。“这儿好，聊起来不憋气。”

杜鹏暗暗好笑：哦！司徒今天怎么这样娇气？受不了来苏的气味？在“联体婴儿”一案中，他老兄在医院里，具体说，就守在消毒剂来苏的大瓶子旁边，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！嘿，杜鹏怎么知道，他老兄刚才想起了炒腰花！

“看来这案子不简单。”刘铮接着司徒川扔来的烟。“她咽气之前吐出了几句话。”

“什么话？”杜鹏急切发问。

司徒川抽烟，不吭声。

“听起来像是诗。”刘铮拿出个小本子。

诗？司徒川的眉毛动了一下。

“你们听！”刘铮拍拍小本子，“‘从前的生活已经告终，所有的一切都已消逝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原来是个。’就这些，一个字都没漏掉。”

“没表情，干巴巴！”司徒川随即开了口。“我看你对诗的感受不深！你这不叫念诗，你这叫读公文。”

杜鹏扎扎实实吃了一惊：嗨！好大的口气呀，司徒！你懂诗？你对诗有感受？前些天你还恨不得把全世界的爱情诗烧个精光呢！

“诗嘛，应该这样念，我随便来一首大诗人歌德的你们听听。”司徒川朝杜鹏挤挤眼，然后就声情并茂地开了腔：

“唉，谁能唤回那美妙的日子，

唤回那初恋的日子？

唉，谁能唤回那甜蜜的时光，

唤回那轻轻的一个吻。”

哎哟乖乖！杜鹏的眼睛都瞪圆了。“随便”就来了一串，不单是诗，还是爱情诗，还有“一个吻”！这可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！

“别这样怪模怪样瞧着我，”司徒川白了一眼杜鹏，“有啥好瞧的！当然啰，死者是在咽气之前吐出了几句，肯定是断断续续的，不会像我朗诵得这样优美。来，刘铮，你学学，我要听她的原腔原调。”

刘铮瞧瞧杜鹏，两人好不容易才忍住笑。刘铮是前年才从刑警学院毕业的，又去参加了半年的国际缉毒研究班，回局后破格提拔当了队长。他还从未和司徒川合作办过案，只是听说司徒川有时候幽默得很，这一下，他开始感受到了。

“好好，”刘铮拍拍本子，“我学学死人，原腔原调。”

“那时候她还没死。”司徒川一点不笑。

“对对，那时还没死。断断续续，确实是断断续续。”刘铮开始学起来，甚至模仿起女人的喑哑的嗓子：“‘从前的生活……已经……告终……所有的……一切……都已消逝……老师……老师……你原来是个……’怎么样，二位，有表情吧？”

要是此刻老局长在场，瞧着自己手下的干将如此“诗意”盎然，肯定会禁不住扬声大笑。尤其是刘铮，向来是沉静有余诙谐不足，可是这会儿你瞧他，竟然表演得连眼睛都半闭半睁！嘿！都是受了司徒川“一个吻”的传染！

刘铮刚一落音，杜鹏就哈哈大笑。可是，司徒川自己倒

把那“一个吻”抛得远远的了。瞧，他举着烟，一声不吭，只是盯着解剖室门口那盏灯。夜色中，那盏灯远远看去有点阴风惨惨。

“确实像诗，听起来确实……”司徒川喃喃地开了口，嘴角挂着一丝谁都不明白的微笑。

“大诗人！烟要烧手了！”杜鹃拐了他一下。

司徒川这才回过神来，收住了嘴角的神秘的微笑。

“你俩位‘诗’来‘诗’去的，”杜鹃一指解剖室，“那边才是‘尸’呢！刘铮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把来龙去脉说说。”

可是，刘铮说不出啥来龙去脉，他只不过是今天黄昏后才头一次见到这个女郎，而且，一见到她，她已经是血淋淋的了。

下午，5点钟左右，三眼桥派出所的小段急匆匆到局里找到刘铮。小段刚刚接到小学时的同学杜丽丽的电话。杜丽丽说，她有重要情况要找公安局的人讲，说是关于吸毒的事。她在电话里简简单单就说了几句，约定六点半在柳条湖边马路上见面，就挂了电话。刘铮和小段开着摩托到了柳条湖，还提前了10分钟。可是，杜丽丽已经倒在了血泊中！血还在流，她吐出了那几句话就咽了气。两刀，两刀都扎在胸脯上，其中一刀穿透乳房刺到了心脏。

“凶手怎么会留她一口气？”杜鹃问，“是你们的摩托开过去吓跑了凶手？”

“我们到之前，凶手已经被吓跑了，”刘铮说，“两个钓鱼人……”

“钓鱼人？”

“嗯，湖边林子里有两个钓鱼人，一个老头，一个十来

岁的娃娃，爷孙两人。林子很密，天色又暗了，凶手肯定是没有看到他俩。他俩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就起身大声嚷，估计凶手吃了惊，就慌忙逃开了。那老头是铝矿二场的退休工人，就住在湖的附近。”

司徒川的嘴角又一次浮起了神秘的笑容。

“司徒，”杜鹏瞧着他，“你到底在想啥？”

“无关紧要无关紧要，”司徒川含含糊糊地说，“巧合，一种巧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有意思，”司徒川自得其乐地笑了笑，“今天，到处都碰到诗……”

第二章 “我听出来了！”

“我和她是小学同学，好多年都没见面了。”小段一开口竟然有点紧张，或者说，有点紧张的样子。“直到去年，9月还是10月记不准了，那天在街上碰见了她，互相问了问工作情况。我说我从警察学校毕业分到三眼桥派出所工作，她说她从气象学校毕业分到气象站工作。就简简单单聊了几句，没说什么别的。”

司徒川抽着烟，瞧瞧墙上的钟，8点25分。真安静，连秒针的嘀嗒声都清晰晰。刚才，他和杜鹏刘铮一进小院，就感到这儿的安静了。一瞬间他走了神：唔，以后老了，到派出所当个老户籍警算了，图个清闲。当然，这是脑瓜里的一点点私心杂念，谁也看不出来。

“也就是说，”他随随便便开了口，“从去年直到今天，

你和他没再见过面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再给我讲讲电话的情况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的。”小段郑重地点点头。“下午4点过，4点1刻左右，她打电话到派出所找我。我今天值夜班，当时正在后院的单身寝室睡觉，所长把我叫了起来。”

“你和她去年见面时互相留了电话号码？”司徒川问。

“没留，只是讲了工作单位。她肯定是从电话簿上查的号码。”小段说。“她在电话里说，有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找公安局的人，说是关于吸毒的事。”

“等一等，”司徒川压压手掌，“记得起她的原话吧？尽量讲她的原话。”

“她的原话……”小段想了想，“是这样的：‘段明，有件事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我要找你们公安局的人。’我一开始以为她是找老同学开玩笑，就笑着说：‘我就是干公安的，说吧！’她说：‘不，我要找管事的人。你别笑，是件大事，关于吸毒的事！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！’我这才听出了，她一点也不像开玩笑。”

“6点半钟见面是她定的时间？”杜鹏插嘴问。

“是的，地点也是她定的。”小段说。“我问她，为什么不到公安局或者派出所来讲，她说……”

“原话！”司徒川竖起细长的食指。

“她说：‘不好，那样不好！就在湖边马路上见面。’”

“听起来倒也合理，”刘铮说，“气象站就在湖对面山上，她肯定认为马路上又清静又安全。”

司徒川点点头，又问小段：“她的音调怎么样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音调！”司徒川强调地说，“她讲话的音调！声音是平静呢还是紧张，是自然呢还是不自然？”

“听起来，”小段想了想说，“听起来并不紧张，只是话讲得有点急。”

“好，就谈到这里。”司徒川立起了身。“咱们还得找那个钓鱼老汉聊聊。刘铮，吸毒不吸毒那是你管的事，我和杜鹏就对凶杀案感兴趣，咱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。”

这个小玩笑效果不佳，只得了刘铮一个苦笑。

“继续值你的班，”司徒川又拍拍小段的肩膀，“别愁眉苦脸的，那个杜丽丽和你又没啥感情纠葛！”

这个小玩笑又失败了，小段笑得更苦。

不消说，钓鱼老汉耿长富一看从车里出来的人，就扎扎实实吃了一惊。黄昏在死人的地方他已经讲过一遍了，这会儿，夜里10点又来了人！嘿，看来是沾上鱼腥洗不净了！

这位又瘦又矮的老汉直盯着又瘦又高的司徒川瞧，他以为他是个大官。这也难怪，杜鹏和刘铮的脸相都还年轻，司徒川呢，不单脸相老，整个神气儿都老。司徒川穿的是便衣，一件并不白的白衬衫，可是在老汉看来，这更像个大官。

“别泡茶了，”司徒川半点官腔都没有，“烟我们自己有。你坐下，坐下聊。”

“我都给这位同志讲过了。”老汉指指刘铮，同时又瞧瞧家里人。小屋里坐着他的儿子和儿媳，还有跟他一道钓鱼的孙子。人人都严肃得要命。

“随便点，都随便一点。”司徒川是真正的平易近人。“这位同志是缉毒队队长，嗯，就是专门抓那些鸦片烟鬼的。我和这一位呢，是刑警队的，我是队长，他是副队长，专管人命案的。那个女的死了，所以，我们还要再问你些情况。”

老汉眨眨眼，明显地松了一口气。哦，只不过是队长，不是啥大官儿！

司徒川瞧瞧手表：“这样吧，我问，你答，省点时间，不耽误你们睡觉。”

“好好，你问，你问。”老汉直起了腰板。

“那个女的，”司徒川一字一字十分清晰，“就是那个被杀死的人，她从对面山上下来，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没看见，”老汉摇摇头，“我和小泥蛋都没看见。山上树多，湖旁树也多。”

“那个杀人的人，看到了吗？”

“更没看见。杀人的人才不会让人看见呢！”小泥蛋在旁边插嘴说。这小家伙晒得黑乎乎的，确实像个“泥蛋”。

“没听见有人走路的声音？”杜鹏问。

“也没听见。”小泥蛋眨着亮晶晶的眼睛。“爷爷的耳朵没我的灵，连我都没听见，他更听不见了。”

“要是鱼噗嗵一下，你肯定听得见！”司徒川弹了弹小泥蛋的黑耳朵。

“那当然啦！”小家伙咧开嘴笑了。

屋里的气氛第一次松活起来。

“那么，”司徒川又说，“你们爷俩只听到喊救命 的声音 啰？”

“对对，”老汉激动起来，“一下子炸起来的 声音，吓得

人头皮都发麻！”

“是怎么叫的？你学学。”

“泥蛋，你来学，”老汉撇撇嘴，“我学不来那个尖声气的声音。”

“好，我学！”小泥蛋来劲儿了，冲起身，挥起手，逼尖了嗓子：“‘呀！救命！救命！救人啦——’”

乖乖！这一嗓子的确够让人头皮发麻的！幸亏这附近没什么住家户，不然，不冲进些人来才怪！

屋里起了笑声。老汉的儿子儿媳都笑了，小家伙笑得更是得意。

“我和爷爷一听，就晓得不是投水的，声音是从后头树林里响起来。”小家伙比手划脚。“爷爷一拉我，就朝后头跑，爷爷就吼。”

“怎么个吼法？”

“爷爷该你学了，是你吼的。”

“就吼了一嗓子。”老汉有点难为情。“要我吼给你们听？”

“对，”司徒川郑重地说，“吼来听听。”

“呃，是这个样子。”老汉平举起胳膊，压着嗓子吼喊：“哪一个？哪一个喊救命？就这样，就这一嗓子。等我们跑到路上，那个女的已经倒在地上了。”

“没看到有人蹿进林子？”杜鹏问。

“连个影子都没有看见。”老汉摇着头。

司徒川慢慢掐灭了烟头，他心里实在是有点失望。他默默地瞧着黄秧秧的灯炮，确切地说，是盯着那仿佛在打着旋的灯光。连个影子都没看见！凶手是男是女？是一个两个还

是几个？杜丽丽身中两刀，其中一刀穿透乳房直达心脏，看来凶手的手劲不小，也许是男的。不不，在“黄菊花”一案中，那个看上去瘦筋筋的女人不是一刀把受害者几乎刺了个对穿吗！……唔，最令人疑惑的是，从杜丽丽打电话给小段，到小段和刘铮开车到湖边，一共才两个钟头。但是，就是这两个钟头之内，有人就急迫地封住了杜丽丽的口！难道，杜丽丽打电话时，有人偷听了她说的“关于吸毒”几个字？或者……她是在哪儿打的电话？在气象站？不在气象站？这一带有电话的地方不少，气象站有，湖周围几个工厂里有，村镇里也有。而且，她会不会，会不会进城打出电话又赶回湖边呢？……两个钟头，一句话，两个钟头之内，就有人闻到了危险，并且抢在她和公安局的人见面之前下了手！好家伙，够麻利的。

司徒川收住注视灯光的目光，同时也收住思索，慢慢地站起了身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朝耿老汉笑笑，又拍拍小泥蛋的栗子头：“也谢谢你。”

“坏蛋跑不掉的！你们肯定逮得住他！”小泥蛋捏着小拳头来了一句。

司徒川眨眨眼，算是对这句豪言壮语作了回答。肯定？谁敢肯定？只有那些写侦探小说混饭吃的鬼作家才敢肯定！

出了小院，走到“蓝鸟”旁边，司徒川又开长腿望着位于坡地上的零零散散的职工宿舍房，似乎拿不定下一步该怎么办了。

“司徒，”杜鹏说，“到现场去？”

“先上气象站转转。”司徒川拉开了车门。

手提灯把现场照得亮亮的，就象拍电影的在抢夜景一般，当然，这次“电影”拍得并不令人振奋，从天刚黑就勘查起，干了几个钟头，几乎等于白来一趟。这会儿，勘查早已结束，可是灯光还是亮着，等司徒川他们三位当官的来。“你们先到现场，希望能发现点名堂。”从局里分头出发时司徒川吩咐，“我们去看看尸检，估计夜里十来点钟到现场去。”可现在，快12点了，“蓝鸟”还没影儿。

“被那死鬼扯住了！”小李不知是开玩笑还是发牢骚。

小龚想笑，没笑出来。他俩也好，技术员们也好，这会儿都是又困又沮丧。“希望能发现点名堂”！瞎！啥“名堂”都没发现！小龚小李好不容易得到这一次现场勘验的临时负责权，偏偏就是不出成绩，老天就是不照顾照顾小侦察员！

“哼！队长鬼得很呢！”小李又叨咕了一句。“他准是料定现场没‘名堂’，才打发咱俩来找‘名堂’！”

“甭！真发牢骚呀！”小龚笑出了声，“有胆量你当着他发！”

“我还怕他？”小李翻了翻白眼。

就在这时，湖对面黑黢黢的空间里出现了两点亮光。没错，那是一辆车在远远的山道上七拐八弯地慢慢开下来。看那两灯间的距离，可以判断出是一辆小车。

“是从气象站下来，”小龚立起身，“会不会是‘蓝鸟’？”

“开着车乱转，”小李仍然气鼓鼓的，“我看他们不会弄到啥‘名堂’！”

甭！这家伙，今晚真是闹起娃娃脾气来了！

车灯在黑暗中闪闪现现，过了一阵，“蓝鸟”在砂石马路拐弯处出现了。